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心理学·精神分析

ENTRE FREUD ET JUNG by Sabina Spielrein

萨宾娜·斯皮勒林

在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

〈上册〉

Michel Guibal Jacques Nobécourt

〔法〕米歇尔·吉布尔 雅克·诺贝古/编 左天梦 许丹 康翀/译

刘 铭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心理学·精神分析

ENTRE FREUD ET JUNG

by Sabina Spielrein

萨宾娜·斯皮勒林

在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

〈上册〉

Michel Guibal Jacques Nobécourt

〔法〕米歇尔·吉布尔 雅克·诺贝古/编

左天梦 许丹 康肿/译

刘 铭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萨宾娜·斯皮勒林：在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 / (法)
吉布尔, (法) 诺贝古编; 左天梦, 许丹, 康翀译.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 6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 刘铭主编)
ISBN 978-7-5334-6741-8

I. ①萨… II. ①吉… ②诺… ③左… ④许… ⑤康…
… III. ①斯皮勒林 (1885 ~ 1942) — 精神分析 — 研究
IV. ①B84 -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7973 号

ENTRE FREUD ET JUNG by Sabina Spielrein
Michel Guibal, Jacques Nobécourt
Copyright©Editions Flammarion, Paris, 2007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6 by Fujian Educ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刘 铭 主编

萨宾娜·斯皮勒林：在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
(法) 米歇尔·吉布尔 雅克·诺贝古 编 左天梦 许丹 康翀 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 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 版 人 黄 旭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 350014)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9.625
字 数 373 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6741-8
定 价 76.00 元 (上、下册)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法文版序

萨宾娜·斯皮勒林的一生都被消逝的幻象所吸引，同样的，她自己也消逝在大家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人提及她的眼神，她的微笑，她的声音，她的步伐。她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著述，只有几篇发表在精神分析杂志上的文章。她的名字寥寥几次出现在弗洛伊德或荣格的出版物的脚注中。1885年间出生于顿河畔罗斯托夫的萨宾娜是何时何地去世的呢？或许是在1937年前后，死于敖德萨开展的斯大林肃清运动中，正如同同一时期一批犹太族精神分析家也死于纳粹的清洗运动中。

然而，至少她的姓氏有着不可抹去的痕迹，保留着它本身脚步和印记。这个迷人甚至是迷雾般的姓氏斯皮勒林——让所有听到的人认为精神分析领域首先使用德语交谈。在谈论她与弗洛伊德和荣格相遇之前，这个姓氏被萨宾娜拆开分析，却找不到等同的术语予以解释。我们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分析家，在写作中正视和翻译自己的姓氏，以及“研究这个姓氏在能指方面的意义”。

如果说她存在的证据仍然保留至今的话，那便是弗洛伊德

把她的名字写入书中，至少有一次是为这个名字做了必要的标注。前三次，这个名字就如同其他名字一样，只是一个简单的参考资料。然而第四次，在《超越快乐原则》（*l'Au-delà du principe de plaisir*）这本书中，弗洛伊德把萨宾娜放进了脚注里，当时他正在寻找死亡冲动的案例，并且将这个概念与初发性自虐症联系起来。^①

他写道：“在一次非常充实以及充满思考火花的研究工作中，虽然我个人很遗憾地认为这次研究不够明晰，但萨宾娜·斯皮勒林带有预见性地阐释了很大一部分她的思考成果。她把‘毁灭’定义成性冲动的施虐部分（毁灭是成长之因）。”

这段话中带出来的敬意以及一部分善意的保留将萨宾娜放在了与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同样的位置：这两位女性并不是弗洛伊德的病人，但按照惯例，弗洛伊德认同她们对他的理论工作作出了协助与贡献。

上面这段带有敬意的话里，每个词都有其分量。“预见性”

① 《梦的解析》，法文版第121页脚注1，第549页；德文版第二卷第136页，第三卷第641页；英文版第四卷第131页，第五卷第706页。

《精神分析五讲》，法文版第332页；德文版第八卷第316页；英文版第十二卷第80页。引用了S.S.论文中关于薛伯的想法。

《精神分析随笔》，法文版第60页，*über den Lustprinzip*；德文版第十二卷第50页；英文版第十八卷第55页。

我们在此重新翻译一次，力求最为接近原文。

与“思考”^①在范围上不尽相同（弗洛伊德对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有同样的评价）。然而，句子的中心点落在“不够明晰”（nicht ganz durchsichtig），句子音调的起伏如同一个正在移动的视线却没有走到尽头，这完全是弗洛伊德式的严格的表述风格。法国的翻译家把此句译作“对我而言不够明晰”，斯特雷奇（Strachey）译作“not entirely clear to me”，这是他常常会遇到的一种状况，如同弗洛伊德迷雾式的自我表现一样。

就是这三个连起来的单词显示了萨宾娜这个人物在弗洛伊德的世界里的地位：她和她的文章一样，扮演着屏幕的角色，取其滤镜、封面甚至盖子的意思，等同于他常常说的“deckerinnernung”这个单词，即“回忆—盖子”（法语翻译成“回忆—镜像”）。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写的东西他不能完全理解的缘故，还因为这段历史书写出这些文字，被搬上了屏幕，不过取其另外一个意思：Schirm, Screen, Schermo, 白色的荧光幕上现场直播着这段奇遇记。

我们将看到阿尔多·卡罗德努特教授在何种情况下幸运地发现1907到1913年间萨宾娜、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通信，以及同一时期这位年轻女士的日记片段。这些在日内瓦心理学

①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适》（*Malaise dans la civilisation*）第六章再次使用此短语，当他回忆起他的抵抗，一开始他是反对死亡冲动这个概念的。他没有引用S.S.这个名字，而是很清晰地暗示了她所做的工作（法文版第73-74页，德文版第十四卷第477-478页，英文版第二十一卷第118-119页）。

研究院的地窖里发现的资料非常零碎和不完整，但它重建了三位分析师之间交往的过程，以及他们作品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填补了荣格传记中存在的很大的空白部分，特别是开启了解荣格作品和荣格本人之间曾经关闭的通道。

荣格把与萨宾娜·斯皮勒林以及托尼·沃尔夫（Toni Wolff）两位女性的相遇，称为“与潜意识相遇”，虽然这成为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传承至今，但是荣格派对此却绝口不提。他的学生们从来没有讲出萨宾娜的名字，我们猜测一些曾经认识她的人只把她看作“一位女学生”，在这里或者那里引用她作为案例。荣格的遗产继承人也禁止出版在资料库里找到的荣格写给萨宾娜的书信。我们只能读到萨宾娜以及卡罗德努特教授对这些书信的一些引文，在其中辨认出一些对抗荣格派氛围的勇气。

在精神分析学历史里，更加值得让人敬佩的是，弗洛伊德的法定所有人允许法国出版弗洛伊德与萨宾娜之间的通信，这在意大利版本中是没有的。

在此法语版本中，原版德语的翻译由马克·比奥·德·洛奈以及皮埃尔·拉什（弗洛伊德的书信，以及萨宾娜的书信和日记部分）完成。意大利专家阿尔多·卡罗德努特教授的评论部分由玛蒂尔德·阿尔芒完成，她同时更新了法语参考书目。

这些资料和文字存在着改变。因为无论是法语版本还是意大利版本大体上都是从原版多次转录过来的。由于弗洛伊德早

年就已经掌握三门语言：依地语、捷克语和德语，如同那些前期与他合作的人，比如萨宾娜·斯皮勒林在被世人认识之前，仅仅被某些母语是以上语言的人所知晓。在萨宾娜的分析生涯中，首先是用德语写作和阅读，那是从俄语或者依地语中过来的，已经造成了些许不同。

由于工作以及心理治疗的原因，萨宾娜和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一起被归类于第一批大声讲“流亡语言”的人，这些光芒四射的女性——无论是去世的还是活着的——强烈地显示出流亡本身和精神分析是共同体。在某个时段中，仅有弗洛伊德注意到这点，这也是为什么萨宾娜·斯皮勒林预感到语言是主体降临之地。

阿尔多·卡罗德努特教授提出的“论点”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尤其表现了作者本身的问题”。很明显地，那些人把荣格看作是“被神秘力量选中的选民，有着可以驱使人类灵魂的力量”，或者是在“阅读他之前就已经达成这个共识”^①。意大利版本的评论家并没有这样看待他，甚至他自我评价为不称职的荣格派，因为他从手里的资历里面看到的尽是他欣赏的那位理论家的“弱点”。

卡罗德努特对自己论点的论述过程中，在参考和分析了手

① 这个短语同时也是形容套箱和外罩的。参见 M. L. Franz 的《荣格，他的神话在我们这个年代》，法文版于 1975 年在巴黎出版；另外一个参考书籍是，Roland Cahen 医生在他写给《荣格：无意识心理学》的序言里面，1963 年日内瓦出版。

头资料的意思后，在限制了这些事件的时代背景之后，并没有对所有的片段下结论。最终他以一种整体介绍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萨宾娜给荣格、弗洛伊德的信以及萨宾娜的日记。

我们在此采用了另外一种展现方式：我们把所有的事件根据年代顺序归顺起来，补充插入一些之前没有出版的关于故事背景的资料，也就是说，我们有补全这段历史之前或者当中的一些相关事件，尤其是当萨宾娜·斯皮勒林作为和荣格、弗洛伊德一样的故事主角，却被匿名、被忽略的情节。和所有的作家一样，精神分析师被他们的言语所背叛。他们身后留下的精心雕琢过的文章、私底下的通信以及编码式的理论陈述在很大程度上出卖了他们想要隐瞒的话。为了不至于误解原本的意思，读者需要仔细阅读，仔细聆听。词语联想、词语连音以及语言游戏占据了他们所有的分析层面。

就像考古学家要逐片校正那些挖出来的零散的碎片一样，我们认真勘察了斯皮勒林在荣格和弗洛伊德维持友谊关系到友谊破裂之后的整个过程中的角色，在此尽量建立一份相对完整的文件，可仍然有地方留有空白。这个诠释的过程堪比重建一座迷宫，同时我们希望没有超出资料给出的信息。

因此我们的目标并不涉及“做精神分析”，或者书写它的发展史，也并非是“研究心理学”里的各种角色。和有识之士一起在此重申，我们并不是在写小说。那些把理论、人物生平和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师残留下来的话拼拼凑凑，篡改而成的

小说意义何在？

奥克塔夫·玛诺尼（Octave Mannoni）的文章被幸运地看成是“弗洛伊德式的小说”。如同另外一部《格拉迪瓦》，但由三位作者共同创作。阅读这部普通的小说，读者会发现有的情节被剪掉，甚至被主人公隐瞒过去了。此种行为有被纵容之嫌。荣格在其自传一开头就忏悔道：“我试图复述我一生的传奇故事。我做不到客观地‘讲述那些故事’。它们是真实的吗？在此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的中心点在于：这是我的奇遇记，还是关于我的真相？”^①

小说，传奇故事，历史故事……弗洛伊德也同意我们所说的某些部分。当一切都走向尾声，弗洛伊德在1911年12月17日写给荣格的信里说道：“神话学动因所表现出的形式并不可以直接拿来与我们精神分析的结果做对比。除非那些潜伏性的、原创的形式，可以拿来做历史性比较，最终可以区分它与那些神话故事在创造过程中的不同。”

在1909年12月19日的信里，弗洛伊德更加强调了以上这个观点：“您难道没有意识到，幼儿期的性理论对于理解神话故事是必不可少的吗？”

荣格与萨宾娜的相遇，先暂时不要归结是在荣格自身的神话之前还是当中，这次相遇简单来说只是一个爱情故事。

① 荣格，《我的一生》，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3年版，第19页。

如果传记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带有日期的文本和事件，这个做法遭到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对，我们最终会将此文本从杜撰的写作中区分开来。因为这段故事里面的三位主人公是一段爱情关系里面的牺牲品，同时他们也是追求精神分析理论之梦的牺牲品。每一位主角对其他两位而言都是占据着三分之一的地位，即使弗洛伊德的地位有稍微超出三分之一的比例，或者说更甚。这同样也是精神分析创立的状况：那里总是有一张沙发和一张靠椅，在白色的带子上涂上蓝绿色、灰色、烟草色或者黑色，就像在他稳重的画像里或者他所有的作品中那样。

撰写弗洛伊德的历史，是为了使他的话变得能够被读者接受，而不是变得清晰。精神分析在此过程中没什么作用。弗洛伊德小说中最为“真实”的是不在场证据，圈套，就像爱情那样；我们得承认这个不在场证据以及对此无法摆脱。然而话语同样也在这部小说里被截取，伴随着理论化倾向。我们将在这些片段中看到它是在哪些范围里游离不定：在形而上学和超心理学之间，在神话学和能指之间，在影像和言语之间游历，之后还会出现在 mythologème^① 和 mathème 之间。

① 荣格创造的短语，等于“我们未知的和身体相对应的数学方程式”，他认为“mythologème”是“神话的实体，我们不知道这些实体应该对应于哪些精神上的实体”以及它们“表达了某些阈下的过程”（见《我的一生》，法文版第354页）。这与列维·斯特劳斯的“mythologème”没有任何关系，也与拉康的“mathème”没有进行平行参考的地方。我们在此引用只是为了标识出这些年来他涉足领域很宽。

“荣格式”研究方式启发了卡罗德努特教授的评论，他做了一份资料，然后合理地比对了另外一种研究方式，这次是从弗洛伊德出发而非荣格。如果萨宾娜·斯皮勒林和荣格有一段爱情故事，那么是弗洛伊德将她从中拯救出来的。两位男士决裂之后，她固执地宣称自己是“弗洛伊德派”，试图修补两位男士之间的关系，对比做法她从来没有感到失望。从弗洛伊德的角度阅读萨宾娜，标识出能指和语言的游戏，促使我们出版了她的一些手记，特别是她最为基本的文章《破坏作为成长之因》，此文章的法文版从未公开发表过。如此我们可以更好地衡量她在“死亡冲动”^①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

米歇尔·吉布尔 雅克·诺贝古

① 斯皮勒林、荣格或者卡罗德努特讲到 *Todestrieb* 的时候，我们翻译成死亡本能。当弗洛伊德讲到这个单词的时候，我们理解为死亡冲动。我们知道，这个不同之处显示出这个问题出几道关于生物学和超心理学的争论。参考 J. Laplanche 和 J. B. Pontalis 的《精神分析词汇》，PUF 出版社 1976 年出版。以及 J. Laplanche 的《在精神分析里的生于死》，PUF 出版社 1980 年出版从第 19 页开始，与此相反的，有 Marthe Robert 的思考，参见《世界报》1967 年 2 月 8 日。

意大利文版序

1974年12月，我在罗马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关于荣格分析理论及其实践的课程。这些年，我一直都在不同地方教授分析心理学课程。我遇到过所有的状况。有的学生已经是分析师，他们熟识我要讲的这个主题所得出的最后结论。有的是大学里的学生，面对这样的听众群体，情况会变得比较复杂，因为他们没有关于分析的实际操作经验，精神分析的教学对他们而言，尤其是对这些光是熟读诊所案例的学生而言，是很危险的。好一点的情况是，他们当中有的人意识到自己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最差的情况是，有的人以为一切是清楚的，却走向了非正规精神分析师的道路。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至少可以克服一部分，我决定向荣格提出的深层次动机靠近——系统化分析理论，如此我便和艾伦伯格（Ellenberger^①）提出的“创造性疾病”（*maladie créative*）的幸运定义联系在一起了。我希望在理论教学的过程里，让最

① 艾伦伯格（Henri F. Ellenberger），《无意识的发现》，*passim*。

没有诊所经验的学生都可以理解到，这个课程的学习并非只涉及技术性问题，要结合个人经验才能更有所收获——此做法的结果并没有让我失望。

1976年，这些课程出版成书，书名是《分析心理学的内容及其意义》，此书通过我自己的诊治经验，道出荣格心理学工作中最为重要的要点。

我们知道，荣格心理学其中一个标志是，内在异性恋的现象学描述，简单来说，他称之为阿尼玛斯或者是阿尼玛，这个是根据男人或者女人做主导而言的。利用这些术语，荣格想要指出无意识里展现的非性（*contrasexuelle*）印象存在于整个人类当中。

对于这个观念，仅仅是粗略阅读一些荣格描写的关于个体的创伤历史以作参考也就够了。

抱着这些想法，1974年，我在一个心理学分析研究的研讨会上，向我意大利心理学协会的同事们仔细讲述弗洛伊德与荣格的书信集。这些信件来自于1955年琼斯出版的关于弗洛伊德的生活及其作品的第二卷书。我在阅读这些信件的时候，尤其被一个案例所吸引，这个案例来自于第四封荣格写给弗洛伊德的信。此案例讲述了荣格从萨宾娜·斯皮勒林身上获得的关于移情以及反移情的基本经验。接下来的几个月，我非常小心地重读、分析和对照荣格的自传和信件。我在此做个总结，就像我在上本书中写道的那样：“萨宾娜·斯皮勒林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案例，从阿尼玛的角度来说，明显对荣格造成冲击，在这点上，这个冲击很可能影响着荣格的理论。”此书于1977年2月出版，我学院的一位同事，也是我的好友，心理学助教，克拉帕雷思想的专家，卡尔洛·桐蓓达读过之后，被深深地打动了。当他读到萨宾娜·斯皮勒林这个参考案例的时候，他回忆起以前在做关于克拉帕雷研究的时候，遇到过这个名字。桐蓓达之后和一位来自日内瓦的乔治·德·德莫希亚（Georges de Morsier）教授讲到我的书，奇迹般地，这位教授对于荣格和萨宾娜·斯皮勒林的事情有所知晓。

1977年10月，卡尔洛·桐蓓达接到来自德莫希亚教授的电话，被告知在位于日内瓦威尔逊宫的地下室，也就是心理学学院的原址里，找到了一些资料。初步看来，这些资料涉及荣格、弗洛伊德和萨宾娜·斯皮勒林。他们问我对这些资料感不感兴趣？几周之后，这份材料寄到了我的办公室。它们和什么有关呢？

我之前在我的书里设想萨宾娜·斯皮勒林在荣格的生命里的重要性，但是这仅仅是在阅读他的作品、自传以及和弗洛伊德的一些通信里获得的一种直觉。现在手里有了这些资料，这些资料的原件存放在一家银行里面，我最终获得了证据，因此我的体系终于得以建立。事实上，这些资料里有萨宾娜·斯皮勒林和荣格之间的通信，四十六封来自荣格，十二封来自萨宾娜·斯皮勒林；还有萨宾娜·斯皮勒林与弗洛伊德之间的通

信，二十一封来自弗洛伊德，两封来自萨宾娜·斯皮勒林；还有萨宾娜·斯皮勒林 1909 年到 1912 年之间的日记，以及布洛伊勒、兰克、斯特克尔和其他一些没有那么大名气的人的信件。所有这些资料都是手写原稿，因此一开始需要誊抄和打印出来。只有弗洛伊德的信件在解译时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卡根夫人（Kargan）将之克服，她一字一字地重新口述了弗洛伊德的信件。一部分的翻译和誊抄工作由安东尼奥·维托洛（Antonio Vitolo）负责，另一部分由安娜·柯尔达·克雷安（Anna Kordacreat）负责。在经过对这些资料的长时间思考之后，本书面世，我努力地想为这个故事做一些说明解释。

萨宾娜·斯皮勒林 1885 年出生于俄罗斯的顿河畔罗斯托夫，1936 年到 1937 年前后死于苏联，1904 年进入苏黎世精神病疗养院，遇见荣格并成为他的病人。由于神经错乱，她的父母带她到苏黎世接受精神病治疗。治疗获得阶段性的成功之后，萨宾娜完成了关于精神分裂的论文，并且成为一位医生。之后，她私底下结识了弗洛伊德，并成为他建立的精神分析研究所的一位精神分析师。在精神分析学领域，大家视她为先行者，就像同时代的斯塔克（Starke），她提出的关于死亡本能的想法，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成为弗洛伊德思想的关键部分以及有力支撑。在认识她的人当中，海伦·多伊奇（Hélène Deutsch）女士和 A. 尼修斯-荣格（A. Niehus - Jung）女士仍然在世。

在第一批成果里，荣格和斯皮勒林均出现在关于移情和反

移情的报告中。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表示他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她；在与荣格的关系不能维系之时，萨宾娜·斯皮勒林写信向弗洛伊德求助。但是，因为当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友谊已经破裂，萨宾娜·斯皮勒林因此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位置，其中爱恨交织：三位主角相互攻击，甚至相互诋毁。这段往事最终将三人尘封在人类历史中。它改变了他们大理石纪念碑一般的形象，此“纯净的光辉形象”让人厌倦，没什么可信性，又只是冷冰冰地树立着，只会熄灭而非重新点燃我们对他们的记忆、感激和爱；此改变并没有让他们失去作为科学研究者的高度，也不曾改变以往我们心里他们原有的样子。事实上，这些资料里浮现出的种种微妙的情感为三位主角增加不少凡人的气息，平添一种不可想象的魔力。

萨宾娜·斯皮勒林的日记记录的时间很短：1909年到1912年期间。日记其他部分很有可能已经丢失了，也就是说这些缺失的部分并不是藏在其他什么地方。这部分日记描述了她对分析师的感情和想法，有时候她把他看成一个魔鬼，有时候又是一位英雄。这位年轻的少女把日记写作亦当作对自己的分析。每行字都让我们隐约看到关于移情的描述，关于在分析治疗中病人和分析师之间的那种特殊的氛围，这种氛围让病人可以用批判的眼光正视自己现有的生活和过去的行为。

萨宾娜·斯皮勒林写给荣格的信使用的是正常尺寸的白色纸张，除了1917年11月27日那封写在一些方块纸上。其中有